

NO FIXED ADDRESS



门槛 7

居无定所

在有些人的一生中，会有那么一刻，地理不再是一张地图，而成了一种经历。

在那一天之前，世界存在于书本里。

在照片里。

在别人的故事里。

在新闻广播里。

然后，突然之间，它不再是一条新闻，而成了一条要走的路。

对我来说，这件事是慢慢发生的。

没有哪个特别的早晨。

没有哪通史诗般的电话。

没有哪个能把人生分成之前和之后的宣告。

只是有一扇门打开了。

而门的后面，是世界。

当你离开长大的地方，你失去的第一样东西，是以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天然的生活方式的那种错觉。

这是一种有益的震动。

在那一刻之前，你以为你在身边看到的就代表着正常。

然后你到了别处。

你发现，还存在别的正常。

别的节奏。

别的价值。

别的恐惧。

别的希望。

而它们都和你的一样有尊严。

起初，我观察。

我倾听。

我努力去理解。

每个国家似乎都在讲述同一个人类故事的不同版本。

语言变了。

面孔变了。

习惯变了。

但问题出奇地一模一样。

怎样建立一个家庭？

怎样赢得尊重？

怎样保护你所爱的？

怎样面对未来？

每一次，问题的不同只在口音。

从不在实质。

我记得，走进那些直到前一天还只存在于纸上的城市时，我心中的那种惊奇。

机场。

车站。

酒店。

会议室。

餐馆。

街道。

一个个无名的地方，成了我人生的一个个章节。

许多人以为，旅行就是移动。

不是这样的。

旅行是改变视角。

你可以穿越一整片大陆而什么也学不到。

也可以只穿过一条街，出来时已经脱胎换骨。

这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眼睛去看。

多年来，我以为是在观察世界。

后来我发现，是世界在观察我。

每一种文化都像一面镜子。

它还给你一个不同的你自己的形象。

在有些国家，我学会了耐心。

在另一些国家，学会了适应。

在还有一些国家，学会了纪律。

每一个地方都交给我一课，而我并不知道我必须学它。

每一次，它都在我心里留下一样从前不存在的东西。

当你在国外生活很久，会发生一件奇妙的事。

“家”这个词改变了含义。

它不再等于一个地址。

它不再等于一座城市。

有时它甚至不再等于一个国家。

它变成了一种更流动的东西。

更深的东西。

更难定义的东西。

家变成了你能随身带走的東西。

原则。

回忆。

你爱的人。

你一直在讲的故事。

其余的一切都可以改变。

我在不同的国家生活得够久，足以明白一个简单的真相。

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更多在于他们所害怕的东西。

他们害怕被遗忘。

他们害怕失去所爱的人。

他们害怕失败。

他们害怕痛苦。

他们害怕时间。

我们存在的很大一部分，就建立在这些普遍的恐惧之上。

而最真实的联系，恰恰也诞生在那里。

不在差异之中。

而在共同的脆弱之中。

每一次换一个国家，我都留下了一些东西。

朋友。

习惯。

确信。

每一次，我也得到了别的东西。

新的视角。

新的关系。

新的问题。

最后的结算从来不是经济上的。

而是人性上的。

岁月越是流逝，我越是明白，国际经历不在于在护照上积攒印章。

而在于拓宽内心的边界。

在于变得不那么僵硬。

不那么确信自己的确信。

更好奇。

更愿意倾听。

世界常常奖励说话的人。

生活却奖励懂得倾听的人。

而倾听不同的文化，是现存最有效的教育形式之一。

到了某个时候，我不再数国家了。

我不再数航班了。

我不再数走过的里程了。

我明白了，最重要的距离不是地理上的距离。

而是心里的距离。

那道把偏见与理解分开的距离。

把无知与认识分开的距离。

把恐惧与信任分开的距离。

每一次经历都帮我缩短了它。

直到它让我明白了一件我没有预料到的事。

世界不仅在我周围改变。

它也在我里面改变。

多年前离开的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学会了从不同角度看事物的人。

一个不那么在乎自己对不对、更在乎去理解的人。

一个不那么被差异吸引、更留意相似之处的人。

最后我明白了，最大的改变不是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

而是从一种狭窄的眼光走向一种更宽广的眼光。

仿佛我内心的地址改变了。

永远地。

所以，这道门槛讲的不是国家。

讲的不是地图。

讲的不是边界。

它讲的是蜕变。

因为总有一刻，世界改变的不只是地理。

它改变的是意义。

而当这一刻到来，就不再是你去寻找世界。

而是世界开始住进你的心里。

世界换了地址。

而新的地址，就是我。